

小时曾狂热地崇拜大钢琴家霍洛维兹。一次电视台音乐频道正好在放他 1986 年“重返莫斯科”的纪录片。其中一段让我难忘:霍洛维兹走访斯科里亚宾博物馆,在他使用过的钢琴上,为斯科里亚宾的女儿叶莱娜弹奏了一首她父亲写的练习曲,叶莱娜感动得热泪盈眶,场面很是感人。由此得知有这么一个博物馆。

后来因长期涉及俄罗斯钢琴学派,认知了许多这一体系下的钢琴家,其中就包括斯科里亚宾的女婿,被另一位大钢琴家里赫特称为“神”的弗拉基米尔·索夫伦尼茨基。前些年 Vista Vera 唱片公司出版了一系列索夫伦尼茨基的独奏唱片,其中包括多达十卷的“斯科里亚宾博物馆”系列。通过录音,我永远无法忘却他伟大的演奏。霍洛维兹与索夫伦尼茨基都是 20 世纪钢琴演奏史上的巨人,而他们都在斯科里亚宾博物馆留下了自己的踪影与痕迹。

拉赫玛尼诺夫、里赫特、吉列尔斯等这样的伟大人物也曾造访那里。所以,斯科里亚宾博物馆也因此成为世界各地很多钢琴爱好者前往瞻仰的景点之一。

今年 7 月有机会去俄罗斯旅行,通过网络地图,我寻到了斯科里亚宾博物馆。它位于莫斯科大尼古拉·佩斯科夫斯基大街 11 号。博物馆外观并无特别之处,朴实而低调,大理石做底料的门牌上,用俄语雕琢了“斯科里亚宾”几个大字。但在 20 世纪初,这里曾经是莫斯科的文化中心,乐评家 Sabaneev、作家伊万诺夫、戏剧家泰洛夫等都曾聚集于此讨论文学、哲学。走进博物馆,是两层式,一楼是音乐厅,目前定时举

走进莫斯科斯科里亚宾博物馆



■ 斯科里亚宾历年照片



林达 摄

■ 斯科里亚宾晚年卧室

林达 摄

办音乐会,主要以具天赋的青年音乐家为主。二楼则是作曲家生命中最后三年居住的地方。在走廊楼顶,有一盏做工精致的吊灯,镶嵌了绿色的玻璃。据说在当年,如果绿灯亮起,说明斯科里亚宾身体状况好转,情绪稳定,可以待客。

房间是一厅两室。走进客厅,墙壁上挂着他不同时期的照片。正中央摆放着他生前使用过的贝希斯坦牌钢琴,靠墙的橱窗里收藏了他使用过的音乐词典、书籍以及各色乐谱。另一侧架子上躺着《第十钢琴奏鸣曲》的手稿,抬头可见墙上挂着酷似耶稣基督的油画。相对于客厅,起居室就简约了许多,但精致的花瓶、雕塑、油画,依然反映了他收藏古玩

的喜好。卧室的床很窄,一看便知他的晚年是孤独的。因为嘴唇上的疖子感染,导致血液中毒,身体极其虚弱,情绪也不稳定,所以他选择了独住。或许由于健康缘故,他晚年的精神世界更为阴郁,也加剧封闭。从对音乐作品《神秘物质》疯狂设想中可以看出,他既是一位神秘主义者,更是疯狂的音乐妄想者。

斯科里亚宾 1872 年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从小受到了良好的音乐教育,与拉赫玛尼诺夫同窗。早年的音乐作品受肖邦的影响很深,但已经显露了自己非凡的个性。直到 1898 年,《第三钢琴奏鸣曲》在和声上揭示他对于“神秘主义”的理解,整个传统的音乐结构也被打破,

成为了“点彩派”。而后的作品更是灵感环环相扣,突出音乐上的动机。当然,我认为斯科里亚宾最伟大的成就是在其晚年,他执着于一种音乐上的“持续性高潮”,无论和声,还是配器,都是匪夷所思地去接近“神秘主义”,如他的交响乐作品《普罗米修斯》,简直是音乐的奇迹。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开始播放唱片,是著名的《练习曲》八之十二。我坐在椅子上屏气凝神地听着,乐句间不常有的连贯性使我确定,那是斯科里亚宾本人留下的纸卷钢琴录音。因为几年前我听过,印象极为深刻,询问后得到肯定。馆内还有件“神器”值得一提,就是“色彩键盘”。根据斯科里亚宾的理解,十二音被

对应为不同的色彩,例如 C 是红色、E 是浅蓝色、G 是橙色等。他甚至设想弹奏每个音时,都有相应的颜色投影到大屏幕上,真正实现听觉与视觉的通感化。尤其是他的《狂喜之诗》,已经发展出一套将音高和色彩相联系的音乐色彩理论。

但是很可惜,命运遏止了他继续探索。我在博物馆里看到的“色彩键盘”只是斯科里亚宾伟大设想的一个雏形,也未能完成《神秘物质》。不过,他依然在那里创作了第八、第九、第十《钢琴奏鸣曲》《黑暗火焰》、5 首《前奏曲》(作品 74)等重要钢琴作品。这些其晚年作品,标志音乐风潮的革新,给予 20 世纪的后辈作曲家不可多得的启示。

第 101 届拜鲁伊特瓦格纳艺术节概述(一)——《漂泊的荷兰人》议论不断

◆ 陈唯正



8 月 28 日,第 101 届拜鲁伊特瓦格纳艺术节将落幕。100 多年来瓦格纳艺术节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每届四年年年都要上演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但去年和今年,已连续两年没有上演,原因是为了明年瓦格纳诞辰 200 周年大庆年时推出全新制作。今年艺术节除了上演《唐豪瑟》《罗恩格林》《帕西法尔》《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外,还推出了由德国年轻导演格劳戈尔(Jan Philipp Gloger)的新制作《漂泊的荷兰人》,由如日中天的德国指挥家梯勒曼担任指挥。不料在彩排前却发生变故。

7 月下旬,《漂泊的荷兰人》总彩排的前一天,德国电视二台播出剧中荷兰人的扮演者、国际歌剧界后起之秀俄罗斯低男中音歌唱家尼克丁(Evgeny Nikitin)的专题介绍。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这部纪录片竟然引出一场戏外戏:原来纪录片中有一个多年前尼克丁光着上身演奏重金属音乐的镜头。细心的观众发现,尼克丁浑身的文身不仅引人注目,在左上身居然还有一个纳粹万字标。这个发现立即引起公众的严

重关注——将主演瓦格纳歌剧的歌唱家竟然会是一个纳粹追随者!这或许会引爆一场惊人的政治地震!

原来这个文身是尼克丁 20 多年前他 16 岁时刺上的。他至今一直为自己年少无知的行为遗憾、羞愧。一般来说,让尼克丁出面发表一个声明把情况说明即可。但考虑到二战期间瓦格纳艺术节当家人助纣为虐,同希特勒勾勾搭搭、相互利用,大量犹太艺术家被扫地出门的丑闻至今历历在目。虽然瓦格纳家族在二战后诚恳表态检讨、划清界线,千方百计洗刷历史污点,也借瓦格纳的伟大艺术,获得世人的谅解,但现在为了男主角的纳粹文身而引火烧身,再次成为众矢之的,那么几十年来的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这不是一个得过且过的问题,而是何轻何重,大是大非的问题。于是在总彩排那天上午,尼克丁与艺术节掌柜、瓦格纳的两位曾孙女谈话后,宣布退出演出阵容。当天歌剧男一号换人。

艺术上的损失不言而喻。替补者要在短时间内迅速跟上排练,其挑战是非常大的。但导演格劳戈尔、指挥梯勒曼都支持这个解决方案。但事态并没有就此平息。德国媒体连续几天连篇累牍地报道、评论此事。也有反对者指出“艺术节当家人在政治上避免了犯错,但是有谁来保护艺术家呢?”于是又引来连串的争执。总之不幸中之万幸的是,这个飞来横祸到艺术节开幕前总算平息下去。

顶替尼克丁的是韩国人低男中音 Samuel Youn。他的嗓音坚实黑亮,但对这个角色所需的力度和厚度还稍欠火候。加拿大女高音佩申卡扮演剧中女主角森塔,如果不在乎少数刺耳的高音,那么她的表演还是足以让人称道。对这个演唱阵容,我认为在拜鲁伊特艺术节中只能算中等水平。

对《漂泊的荷兰人》,近年

来导演们的时髦做法是将荷兰人塑造成女主角森塔的幻觉世界的形象。但格劳戈尔没有这样。他把整个歌剧的故事环境移植到当今社会:荷兰人不再是漂泊于波涛滚滚的汪洋大海,而是抽象的数字网络的海洋。他身着名贵西装、手提现代旅行箱登场。他寻求救赎的手段是帮助森塔父亲的电风扇企业升级换代。这样的人的出现对女主角森塔当然有很大吸引力。导演选择电风扇替代瓦格纳原著中的纺车也是用心良苦:因为纺车是旋转的,而瓦格纳在这里的音乐描述也是旋转的。“森塔的叙事”是整个作品的中心,也是瓦格纳作曲的起始。格劳戈尔把这场戏放置于电风扇的打包车间内,森塔憧憬着对传说中的荷兰人的爱情。高潮处她高举纸制帆船(见图),表示自己义无反顾地愿意成为荷兰人的救赎者。整个舞台造型画面非常吸引人,但却无法拯救整个制作,评论认为导演的许多思路不能让观众连贯地将整剧解读出来。

瓦格纳亲自设计的拜鲁伊特艺术节剧场的传奇音响效果举世闻名,但也并非所有瓦格纳的作品都适合这个剧场。比较困难的有《纽伦堡的名歌手》《唐豪瑟》等,但最难演奏的就是《漂泊的荷兰人》。指挥家梯勒曼在最近的一个访谈中断言,这个剧场就像一个脾气大的女明星,伺候得好,出来的效果不同寻常;反之就会演砸。梯勒曼 10 余年在这个剧场里指挥了 100 多场,让他在此得心应手。他有本事将这部最不适合这个乐池的歌剧,处理得就像是专门为这个剧场写的。

ETICKET 东方票务

8 月 16 日起售票

贾然钢琴独奏音乐会 10 月 25 日 东艺
声乐交响音乐会 9 月 30 日 音乐厅
订票热线:962388

今年的萨尔斯堡音乐节有点特别,8 月 3 日正式开幕前 10 天,主办方推出以“神圣音乐”为题材的系列音乐会,作为音乐节的序曲。所谓“神圣音乐”并非一定和教堂、宗教有关,但它们大多比较庄严、肃穆,有合唱团伴唱,甚至还穿插有诗歌朗诵。亚历山大·佩雷拉执掌音乐节总监职位后,要求每一年的“神圣音乐”都有一个不同的“信念”作为主题。今年的主题是“犹太教”。

7 月 24 日,祖宾·梅塔率以色列爱乐乐团和纽约学院合唱团在萨尔斯堡骑术学校充满怀旧情绪的礼堂举行音乐会,第一个节目是勋伯格的《Kol Nidre》,这是犹太人在其神圣节日“赎罪日”时朗读的经文,勋伯格于 1938 年作于洛杉矶。接下来是以纳粹对犹太人屠杀为题材的合唱交响曲《死者复活》,犹太作曲家诺姆·谢里夫作于 1985 年。还有马勒的《亡儿之歌》。

当然,马勒的《亡儿之歌》和“犹太教”、纪念“大屠杀”等并无直接的联系。值得称道的是当晚的“梦幻”阵容——梅塔、以色列爱乐、纽约学院合唱团均为世界一

萨尔斯堡的「神圣音乐会」

◆ 周炳捺

流,男中音托马斯·汉普森演唱“马勒”可以说是他的“绝技”了,去年汉普森演唱马勒的《少年魔笛》一举获得“E-CHO 经典”评选的“年度歌唱家”称号。那天的音乐会,他不仅领衔《亡儿之歌》的男中音,还朗读勋伯格的经文,在谢里夫的《死者复活》中任独唱兼说白。“以色列爱乐”的音乐会博得全场观众的喝彩,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由衷的欢迎是来自萨尔斯堡这样一个历史上有“反犹”传统的城市。

30 年前,佩雷拉任维也纳音乐厅秘书长时就有过操办“神圣音乐会”的想法,但一直无法付诸实施。他认为那晚的热烈反应,说明观众希望找到一些理性以外的东西,希望有人向他们阐述自身的价值,而音乐帮助做到了这一点。

持有佩雷拉观点的不是个别人。美国林肯中心艺术总监简·莫斯女士认为当今世界经济危机频发,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处在饥饿状态,人们过度地依赖网络寻求解决方案。而音乐是人们充满活力感受的象征。“神圣音乐”是音乐的一部分,它使人内省、感觉到自己的超然存在。



■ 萨尔茨堡艺术节中的《魔笛》场景